

世界古典文学名著

首相



湖南人民出版社

首 相

「英」 安东尼·特罗洛甫 著

栉 佩 冯建文 袁洪庚 译
徐筱玲 吴秀萍 马 莉

栉 佩 校

ANTHONY TROLLOPE
THE PRIME MINISTER

根据伦敦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年版译出

前 相

〔英〕安东尼·特罗洛普 著

种 佩、冯建文、袁洪庚、徐筱玲、吴秀萍、马 莉 译

种 佩 校

责任编辑：黄绍忍、许光洁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邵阳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198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375 插页：2

字数：61000 印数：1——6600

ISBN7-217-00391-1

I·163 定价：5.25元

一部小说的目的应寓道

德教育于趣味性之中。

安东尼·特罗洛甫

湖南人民出版社

0283103

目 录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费秋南·劳佩兹	(1)
第 二 章	埃弗雷特·沃顿	(8)
第 三 章	王室法律顾问亚贝尔·沃顿先生	(15)
第 四 章	罗比太太	(24)
第 五 章	“他的事儿谁也不清楚”	(29)
第 六 章	一位老朋友去了温莎	(35)
第 七 章	又一位老朋友	(43)
第 八 章	开始了新生涯	(49)
第 九 章	狄克太太家的宴会 (上)	(56)
第 十 章	狄克太太家的宴会 (下)	(63)
第 十 一 章	卡尔顿坡	(71)
第 十 二 章	乌云密布	(81)
第 十 三 章	沃顿先生发牢骚	(87)
第 十 四 章	不屈不挠的情郎	(97)
第 十 五 章	阿瑟·弗莱彻	(103)
第 十 六 章	永远别跑掉	(111)
第 十 七 章	再见	(119)
第 十 八 章	奥姆尼姆公爵考虑到他本人	(123)
第 十 九 章	庸俗	(131)
第 二 十 章	奥兰多爵士的政策	(138)
第 二 十 一 章	公爵夫人的新凤凰	(146)
第 二 十 二 章	圣·詹姆斯公园	(152)
第 二 十 三 章	让步	(162)

第二十四章	婚礼·····	(169)
第二十五章	蜜月伊始·····	(175)
第二十六章	蜜月结束·····	(182)
第二十七章	公爵的苦恼·····	(188)
第二十八章	公爵夫人大为烦恼·····	(199)
第二十九章	两个银桥席位的候选人·····	(204)
第三十章	“是的，撒谎！”·····	(211)
第三十一章	“能，——手里握着马鞭子。”·····	(218)
第三十二章	“这关你什么事呢？”·····	(226)
第三十三章	表明一个男子汉不该嚎叫·····	(233)
第三十四章	银桥选举·····	(238)
第三十五章	劳佩兹返回伦敦·····	(248)
第三十六章	“快乐的画眉鸟”·····	(256)
第三十七章	笛园·····	(261)
第三十八章	奥兰多爵士离退·····	(269)
第三十九章	“笼络住他”·····	(275)
第四十章	“来试试看吧”·····	(280)

第 二 部

第四十一章	厚脸皮的价值·····	(287)
第四十二章	报应·····	(292)
第四十三章	高里树胶·····	(305)
第四十四章	沃顿先生打算立张新遗嘱·····	(311)
第四十五章	塞克斯提·帕克太太·····	(318)
第四十六章	“他太急于发财了”·····	(325)
第四十七章	说什么爱情！·····	(333)
第四十八章	“他虐待你了吗？”·····	(344)
第四十九章	“危地马拉在哪儿？”·····	(349)
第五十章	斯利德先生报复·····	(356)

第五十一章	顺着首相的意思……………	(364)
第五十二章	“我想今晚我可以睡在这儿”……………	(374)
第五十三章	哈特尔波德先生……………	(381)
第五十四章	莉齐……………	(388)
第五十五章	帕克太太的悲哀……………	(397)
第五十六章	公爵夫人如何看待她丈夫……………	(403)
第五十七章	辩解……………	(410)
第五十八章	“完全定了”……………	(417)
第五十九章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423)
第六十章	十路口……………	(429)
第六十一章	寡妇和她的朋友们……………	(437)
第六十二章	费尼斯·费恩有本经要念……………	(444)
第六十三章	公爵夫人和她的朋友……………	(451)
第六十四章	新的嘉德勋位爵士……………	(458)

第 三 部

第六十五章	“需要时间”……………	(465)
第六十六章	会议结束……………	(470)
第六十七章	劳佩兹太太准备动身了……………	(478)
第六十八章	首相的政治信念……………	(484)
第六十九章	帕克太太的最终结局……………	(493)
第七十章	在沃顿庄园……………	(493)
第七十一章	洛巴恩斯的太太们心存疑问了……………	(507)
第七十二章	“他认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512)
第七十三章	仅是奥姆尼姆公爵而已……………	(523)
第七十四章	“我人已丢尽”……………	(531)
第七十五章	了不起的沃顿联姻……………	(540)
第七十六章	首相将是谁？……………	(548)
第七十七章	公爵夫人在曼彻斯特广场……………	(554)

第七十八章	新内阁.....	(559)
第七十九章	沃顿婚礼.....	(566)
第八十章	麦琴最后一次聚会.....	(574)

目 录

第一章

费狄南·劳佩兹

一个人若是雄心勃勃，想踏进上流社会，那弄清楚自己父亲母系的列祖列宗都是些干什么的，自然大有用场。如果他们当年身世显赫，能夸耀人前，那对他就更有用场了。毫无疑问，对那些全凭本事，做到出人头地的人，我们都深怀敬意。若听说哪一位洗衣婆的儿子当上了大法官，或当上了圣城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我们对这种白手起家的伟人，就比对那种一生下来注定紫袍加身当法官、当主教的人更加敬重。可是洗衣婆的后代，必然为他的出身寒微遭到过种种麻烦，除非他真的成了大人物。少年得志更好，大器晚成也行。要等到目标绝对达到，名誉、地位、金钱全都抓实在了，那人也许才会风风趣趣，甚至情意绵绵地谈起他母亲的洗衣盆来。

——不过，当他还在拼命往上爬的时候，他深信，如不出身名门，使人另眼看待，那就无法拼出个大获全胜来。在这样的时刻，要叫他别自惭形秽，别遮盖家里人的老底，至少别守口如瓶，真是难得办到。倘若他一不凭艰苦奋斗，二没有满腹经纶，而只靠巧机良缘来实现他不安本分向上爬的野心，那他就更难不自惭形秽，更难不遮盖老底，守口如瓶。试想，这样一个人，当他与一位公爵夫人共进午餐时，岂可大谈他爹的小本买卖？又岂可将他爷爷的锅鞋锥子亮到大庭广众之前？然而要彻底回避也不是很容易的。也许我们谁也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家庭出身老挂在嘴上；通常我们可以闭口不谈叔舅姑婶，日常言谈中也可以略去兄弟姊妹。不过，一个人要是对他常来常往的那伙人也从不提起自己的亲属，他就成一个秘密人物了，就容易遭人怀疑。大伙儿渐渐明白，这种人的底细谁也摸不着，就连朋友也犯开了嘀咕，把亲一些、近一些的亲属提着点，哪怕一年就提上一回，这总没什么不方便吧。

费狄南·劳佩兹在其他方面倒是有不少自鸣得意之处的。不过一牵扯先人问题，他就害上了心病。他的先人正属于我刚才描绘的那类人；老底子劳佩兹自己也摸不很清，不过确实摸清的那一丁点儿，他也丝毫不肯告

诉别人。他父母叔伯、姑舅婢姨、兄弟姊妹们的大致情况，甚至连堂表兄妹们的大致情况，他都不便对最知己的朋友简单地介绍介绍。他感到痛苦，这毫无疑问。——不过此人有着斯巴达人的韧劲，把他的心病藏得严严实实，世上真无人知晓他有痛苦。与他有交往的人，对他是什么样人，虽然推测了又推测，打听了再打听，可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守口如瓶的人封起嘴巴，原来是由于背着沉重包袱。其实，他嘴巴并非真封起来，若谈到他生活中的任何特殊事件，若谈到他生活中任何会招人非议的阶段，他都能面无愠色，有问必答，随机应变，泰然自若。干起这种遮遮掩掩的事来他从不犹豫，从不脸红，从不费多大思索。不过事实却是：熟悉费狄南·劳佩兹的男人一大帮，女人也不少，但知道他从哪儿来，家里都是些什么人的却没有一个。

其实，他生来也就属于那种沉默寡言的人，做起什么事情来，除非胜利在望，是决不肯露出口风的。因此，对一件多数人都会挂在嘴上的事儿保持沉默，在他要比在别人容易些；隐瞒之后，也不那么于心不安。就说亲爱的老琼斯吧，赛马会上输了多少镑，赢了多少镑，他都要拿到俱乐部给朋友们说说；玛丽对他有意思了，他拿来炫耀一通，露西对他冷淡了，他拿来哭诉一番，而且几乎当着大伙儿面这么干。自个儿花钱的事，填肚子的事，马圈里的事，欠债的事，他统统拿来发表公告。象他这么个人，决不会留心不让我们知道他爹的隐私；原来他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个办事员，靠把小股票子打折扣发了第一笔财。这事儿闹得人人皆知了，爱出风头的琼斯，这一次风头出成了不幸，可真痛心疾首。不过琼斯倒不肯遮盖家私的包袱；这块包袱若交他来背，瘦肩膀早压塌了。就是劳佩兹这条壮汉，也时常发现这块包袱之下压得龇牙咧嘴。

各方人士都承认费狄南·劳佩兹是一个“上等人”。约翰逊^①说这个艰深的词儿本意只指“出身名门之人”，任何派生意义若不能使该词表明此等意义者，便皆属古怪。许多人为了自己的需要在解释这个词的时候仍然坚守约翰逊的名言，——但他们又给附加了一些未曾见诸文字的灵活解释，以适应可能的例外。名门之后自是左右逢源，可他人也并非全无机遇。劳佩兹出身名门，这并非人人都相信；——然而他的确是个上等人，虽然他攀得上“上等人”这一尊贵的头衔，但他干的行当，——要不，至

① 约翰逊(1709——1784)，英国文学评论家、诗人，曾编过《英文辞典》，很有名望。——译注。

少是他干过的行当，——可没有象当律师、当牧师、当军人、当医生那样能表明身分。他曾经在证券交易所干过，好象还在伦敦城里做过什么买卖，不过，这件事连他的朋友们也不明底细。

且说费狄南·劳佩兹现在三十一岁，由于生计谋得早，已是久经沧桑了。听说他小时候上的是一家有名的英国私立学校。人们传说，当时学校里谣言纷纷，说劳佩兹的学费是由一位与他非亲非故的老绅士承担的；不过，这是他当年的一个同学说的，并无其他根据。后来十七岁上被送进一家德国大学。二十一岁开始在伦敦露面，在一家证券交易所干事。不久就出了名，是一位造诣高深的语言学家，还是一个聪明人，——少小颖达，不图享乐，极会工作，就是难得东家们的信赖，原因倒不是他人不正派，而是因为他太爱当主子而不甘当奴仆。这份苦差事他的确没干上几天，为别人卖命不合他的天性。他马上为自己卖命了，有一阵好象发着一笔财。后来听说他扔了固定行当，又有人推测说他大概把赚下的要么连老本都输光了。不过他的事儿没人摸得确实，他的钱主也好，律师也好，甚至那位经管他内衣的老太太也好，都说不上来。

他当然是个俊人儿：——他这种俊，男人们不大肯承认，而女人们却往往大为赞赏。他几乎有六英尺高，又黑又瘦，脸上五官端正，棱角分明，让相面的看来，表明他极能自制，此外再也看不出什么了。他的头发剪得很短，脸上光光净净，只在上唇留一道黑黝黝的小胡子。他的牙齿，就齐整雪白而论，堪称全优。——一口好牙，兴许在个人美貌普通分类条件中是极宝贵的一条，不过一个人单凭一口好牙，一般说来还不能赢得熟人们由衷的好评。他那块方额头，还有那双大胆、坚定、好斗的眼睛给人一种难对付之感；不过嘴角下巴那一片倒现着些温和，或许是嘴皮子长得轻巧，或许是由于有个酒窝，这样就把那种厉害样子多少抵消了点。认识他而且喜欢他的人，看中的是他的下半截脸。更多的人认识他，并不喜欢他，是因为感到并且讨厌他那双眼睛斜着看人时那样目不转睛，那样好斗，——虽然十有八九他们的厌恶情绪并不流露出来。

打本质上说，他就是那种心里总在盘算着怎样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人。要是给十字路口的讨饭婆子丢下一便士铜子，他非摆出一副脸色不可，仿佛要切实证明老婆子这样讨钱很不应该。这个十字路口他想过多少次就过多少次，没有义务要给别人交钱。要是在火车上找了座位，就非得把坐在对面的人教训一顿不可，就是说，在旅行双方的所有事务中，比如往哪儿搁脚，往哪儿摆包，开不开窗子，对面那人的义务就是屈从，他的

义务就是强迫。话说回来，他为了精神上胜人一筹，倒不是计较这些事的本身。手拿扫帚的那个婆子还不是得到了那块铜板，火车上坐在对面的那位绅士，虽说眼神里已经表示要屈从了，还不是获得了许可，随自己心愿处置了双脚，开不开窗子也听了他的尊便。所以我不愿说费狄南·劳佩兹是个动辄使坏的人；不过他确实是个专横的人，并且早已学会了把专横劲带在眼神里。

读者必须委屈着点听我再讲一两件有关这人的小事儿，然后咱们就让他自个儿活动去。他周围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在穿戴打扮上花了不少心思；他也留着神儿不让任何人知道，神儿留了多大，外人也一概不晓。他的专用裁缝认为，他做那么多衣服裤子，也不过是奢华点罢了；他的朋友们则把他抬举成那种幸运儿，生来就有条件打扮得风度翩翩，就是说，几乎没有穿得破破烂烂的可能。这类人咱们都熟悉，——通常长得小巧玲珑，很少动作，动作起来也文质彬彬，——瞧那模样总仿佛是刚被送回家里换穿一新。费狄南·劳佩兹长得一点不小巧，动作起来也毫无拘束，不过，在任何情况下，——不论进城里去，还是打城里来，不论是骑马，还是步行，也不论是在家里埋头读书，还是在跳舞会乱哄哄散后，——他总是穿戴整齐，精心打扮。这本来是钱和时间支撑的事，但人们却以为他生来如此，就象他生来长头发长指甲一样自然。他还经常骑马，跨下那匹坐骑，就是牲口行家见了也得迷上。——那绝不是一匹跳腾、急躁、乱叫、老走偏道的窝囊废，而是一匹良驹，体态雄健，训练有素，跨步稳当，座上的骑手只要乐意，满可以坐得象尊纪念碑上的雕像那么安然，在马背上坐得安然，的确常常让劳佩兹得意。不过他骑在马上的模样并不象一尊雕像那么木然，因为全伦敦有谁知他是个好骑手，他的起居也很排场，——不过舒适与否无人知晓，——他自个儿有辆四轮轻便马车，打猎的季节一到，就套上两匹马直奔赖顿。^①大伙曾一度认为他是个破落户；不过对这类事儿感兴趣的人发现，——至少是他们认为他们已发现，——这个人定期到裁缝那儿付钱；于是劳佩兹是个有钱人的说法便盛行起来了。

不多的几个人知道，他在威斯敏斯特区^②的一幢公寓里占着几间房，——不过这几间房，确切方位几乎无人知晓，在他所有的朋友当中，都没听说有谁进去过。他也好客，但极有分寸，——就是说，不经常请客，但

① 赖顿是英国西南一小镇，座落于河谷地带，是打猎的好地方。——译注。

② 威斯敏斯特区是伦敦市中央一区，多上等住宅和政府机关。——译注。

清时一定请得高雅别致。不过选来排宴的地点总在某个俱乐部，要不就在某个菜馆，要在夏天，兴许还挑中河边呢。对于少数人，——假定地点选在水边，来宾男女相杂，宴席安排在夏日的花丛中，——他就会是一个尊贵而又胜任的东道主。若论干好这类事儿，他确实有着出众的才华。

打猎的季节过了，东风还在刮着，伦敦上流界的一大部分人出城过复活节去了。这时，一个冷风嗖嗖的早晨，费狄南·劳佩兹打威斯敏斯特桥那儿沿着密托波里登铁道往城里走去。他进城并不象生意人那样天天去，而是象个有产者或游玩者那样，看情形需要去才去；真要进城时，平时的习惯也是坐着自己那辆马车去。不过这一次他步行去；先一直走到泰晤士河边，然后从市政大楼出发，一直走进一座脏呼呼的小院落。名儿叫酒杯小院，离英格兰银行不远，再穿过一条又窄又黑又长的过道，最后走进一间小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在一幢楼房的后半截，里头有一张办公桌，桌旁坐着一位油渍满身的绅士，歪戴着一顶新帽，约摸四十岁左右。这地方光线很暗，那人正在翻着帐本子。不熟悉城里行情的人，一看这人的模样，很可能会以为他闲得无聊。然而，毫无疑问，他这是把糊口的学问正往脑袋里填。桌子另一边坐一个小男孩，正在抄信件。这就是塞克斯特斯·帕克先生；——通常称为塞克斯提·帕克，——那小男孩是他的雇员。帕克先生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目前在证券交易所极受尊重。“哎哟，敢情是劳佩兹！”他说道。“真高兴见到你。有啥事儿？”

劳佩兹说：“且进里屋说，如何？”原来就在帕克先生的这间小小斗室之内又隔出更小的一间，里头有一只保险箱，一张松松垮垮的折面桌，两把椅子，还有一只旧脸盆架，胡乱搭着一条毛巾。劳佩兹前头带路，走进这间密室，似乎这地方他很熟。塞克斯提·帕克跟在他后面进来。

塞克斯提说：“这天气，真糟透了。”

“是啊，——讨厌的东风。”①

“大太阳天又刮风，真遭罪。一年这时候人窝在家里才对。”

“那你为何不窝在家里？”劳佩兹说。

“生意太好了，再有啥缘故？一来就脱不开身。人人哪能象你那样干，——正经事扔了，随心所欲，不时地寻开心。换上我真没那个胆量。”

“我干的事谅你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劳佩兹说道，看样子有点生气。

① 东风在美国指从欧洲大陆上吹来的冷风。——译注

“也无须知道，”塞克斯提说。“对你有好处就行了。”塞克斯提·帕克和劳佩兹先生相识已有好几年了，对他很了解。他本人也不是个让人的主，——若照实说了，简直就是个恶霸，——除非万不得已是不肯让人的。既是这号人，因而常给他这位朋友来几下，用他自己的话说，也许这是“试探虚实”。不过我倒怀疑他能否记得哪一次他可以庆贺自己占了上风。这会儿他又来试他了，可是朋友的目光朝他一瞥，他的话头就变得支支吾吾。

“就是无须知道，”劳佩兹说道。他接着说下去，嗓音依旧，眼神的性质也毫无变化：“我这就告诉你我要你干什么。我要在这张期票上用你的名儿，用三个月。”

塞克斯提·帕克张开了嘴巴，瞪大了双眼，接住递过来的那片纸头。原来是张七百五十英镑的定期票。^①这玩艺儿他若签上名，期限一到，劳佩兹有个三长两短给持票人还不出现钱，就得由他掏腰包。他这位朋友劳佩兹先生果实是求他帮个忙，签上名儿，弄个双签名期票去借这笔款子。要人帮这种忙，本应双膝跪地来央求；——照眼下这么个求法，塞克斯特斯·帕克先生当然可以一口回绝。而且求他的是费狄南·劳佩兹。——塞克斯特斯·帕克近来一直把他当富裕人看待，——况且他根本没有双膝跪地央求，简直就象人们说的那样亮着枪管子逼命。“是借款期票！”塞克斯提说道。“咳，你油水干了，不会吧？”

“这会儿我且和你细说我的事，只希望你按我的意思办了，我有能力凑够七百五十镑，这你总不会怀疑吧。”

“哪能呢，当然不怀疑，”塞克斯提说道。他一直被对方盯着，那种逼视的目光他有点招架不住。

“就算我象你说的油水干了，想你也不会拒绝我吧。”这两人以前打过交道，劳佩兹大概屡占上风；余悸犹在，加上劳佩兹的目光咄咄逼来，可怜的塞克斯提更感到难以招架。

“哎哟，哪能拒绝，——我压根儿没想着拒绝。我是说这种事儿给谁遇上也会感到有点奇怪。”

① 定期票是一种借款字据，立据人在一定时间后无条件给持据人还清所借钱数。为了使持据人放心出借，立据人可请一位熟人同时签字，称为双签名。立据人若有意外无法还钱时，该字据便法定由另一个签名人负责还债。——译注

“这种事儿平平常常，真不明白你有什么必要大惊小怪。有人往外放债，我碰巧入了一股，眼下财力上还缺点，所以需要几百镑钱。除了你，仗人我能不失体面地求一声。你要是不——不害怕，就签个名得了。”

“噢，我不害怕。”塞克斯提说着，提起笔往期票上画他的名字。他的目光离开同伴的脸，盯在手底下那张讨厌的纸上；名儿还没签完，他就后悔起来。他几乎半途停笔，他确实犹豫了一下，但终没鼓足勇气停下手。“总归不象是那么个倒霉事。”说着便扑通靠进椅子里。

“这是世上最平常的事儿。”劳佩兹说着，从从容容地捡起期票，折起来，放进他的皮夹子中。“从前咱俩的名字就没一起上过纸头吗？”

“上过的，那是咱俩都要靠它捞点啥。”

“这一次你也没捞的，也没丢的，日安，千恩万谢了。——不过这事儿我可可不象你思虑那么多。”劳佩兹说完便扬长而去，留下帕克一个人去犯糊涂。

“天哪，这可是件怪事！”他对自个儿说。“谁能想到劳佩兹竟拿不出几百镑钱？不过肯定没大事儿。要是出了事儿，他哪能是那么个模样。可我究竟该不该签名儿？这种事就压根儿不该干——，绝不该，——绝不该！”塞克斯特斯·帕克先生对自己大为不满，晚上回到庞得斯胡同的家里，见着心爱的妻子和不多的几口家人时，竟没给他们一丝好脸色。那七百五十镑钱，吃晚饭时就坐在他心口窝，睡下时就躺在他胸脯上，——象是梦中的恶魔。

第二章

埃弗雷特·沃顿

同一天，劳佩兹与他的朋友埃弗雷特·沃顿在一个新式俱乐部里共进午餐。这个俱乐部名儿唤作前进会，他两人都是会员。前进会当然是个新式俱乐部，因为它开张还不出三个年头。可是它已经暮气沉沉，因循怠惰，当初的宏图大志，大都已黯然失色了。原来前进会曾打算要为自由党干番大事业，——也就是说要为公平政治干番大事，——不料事实上成就甚微，甚至一事无成。前进会上马时怀着满腔热情，某些烈性政治家也一度相信，只要组织起来，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才华横溢的清贫寒士，——这常是说他们自己，——就可以在下院坐几把稳当交椅，说不定政府里也会占一块地盘。可是未曾成就下如此业绩。究其原因，盖在事不周全，尚有缺陷；这一直是前进会的致命伤。缺陷人人都觉察得出，但到底缺了些什么还没有明确。年轻的说，一事无成，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识途老马站出来把俱乐部引上胜利大道。年老的则说，原因在于年轻人乳臭未干却自命不凡。说来说去，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前进会的组织已经涣散，二是乡间的自由党的政客们目前并没有重大进展，尽管为推行他们的观点专门成立了一个新式俱乐部。一位当头的年轻会员说：“我们需要的是组织起来。”然而到现在还是组织不起来。

不管怎么说，俱乐部故我依然，和其他俱乐部一样。会员来这儿吃饭，抽抽烟，打打台球，装模作样地读读书。极少数血气方刚的会员尚满怀希望，相信有朝一日终将宏图大展。不过总的说，吃些，喝些，打打台球，会员们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是个极其不错的俱乐部：——会员里有一些小贵族，有二十来个下院议员，当然说好了，这些人只要掏点钱就算尽了会员义务；还照例有律师、法律事务代理人、城里的生意人、无事干的闲人，真是五花八门。费狄南·劳佩兹对饭菜极为讲究，品酒也自有己见，单论这一点，前进会对他是够好的了。有人听他宣称过，要说真享点清静福，全伦敦还没有一家俱乐部能比得上前进会。可是听他这么说的话人根

本想不到前些时候他曾去过T——俱乐部和G——俱乐部，都被轰了出来。这些丢人事儿劳佩兹自有本领隐瞒下来，这阵子陪他坐着的是埃弗雷特·沃顿，也是一位象他一样的元老会员。——在那些想把加入俱乐部当成跳板跳进上层政界的人当中，沃顿也算一个，如今常有闲精神大谈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了。

“我要是胸怀大志，”劳佩兹说，“我就不希罕下院那把虚交椅。靠那玩艺儿能捞点啥？个把人干得有成就，还不是拼上命干，报酬极少，而且无人感激；——要么同样拼命干，不图报酬，感激的人还是很少。多数人则一无成就，一小时一小时在交椅上闲坐，强打起精神听陈词滥调。得到的报酬，不过享受点如今不值一文钱的特权：可以往自个儿的信封上写‘下院议员’几个字。”

“总得有人为国家定法律。”

“我看没这个必要。要么老法律就别改动，要么新法律一定就管它二十年。这道理国家要真明白了，我看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

“照你这么说，谷类法^①也不废除了？”

“如今没谷类法可废除。”

“那也不修改所得税？”

“换上我，啥也不修改。法律嘛，变它一下也好，留着它也好，反正犯不着我朝它伸指头，免得不自在。不过进下院倒真有一件好处。”

“你可以不遭逮捕。”

“这个——既说了，就算上一件。还另有一件，就是下院常帮议员在某些公司当上董事。人们也真是些笨驴，对下院议员组成的董事会竟那么信任。这样一来议员当然吃香。话说回来，你要是想进下院，何不找你爸合计；干吗要等俱乐部帮忙？”

“我爸哪肯为这种事儿掏钱，他自个儿从没当过议员。”

“所以他就看不起。”

“兴许有那么点。论工作，谁都没他干得卖命；论事业，谁也没他干得成功。眼看着他的晚辈儿一个接一个进了下院，而他仍然混在律师堆里，大概来了点醋劲儿吧。”

“瞧你在家里的娇样子，我以为你爸为你干啥都愿意，——只要合计得当。你进下院你爸掏得起钱，这总没问题吧。”

① 谷类法指英国一八四六年废止的谷类输入限制法。——译注